

The Code Decoded

A user's guid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de of Nomenclature
for algae, fungi, and plants*

解译法规

《国际藻类、菌物和植物命名法规》
读者指南

[美] 尼古拉斯·特兰德 著

《解译法规》翻译组 译
刘 夙 审校

高等教育出版社

目 录

译者序	III
Chinese Preface	V
中文版序	VII
序言	IX
致谢	XIII
第 1 章 导论	1
第 2 章 基本概念和术语	7
第 3 章 《法规》的结构和组织	16
第 4 章 发表的媒介	18
第 5 章 如何发表新名称	23
第 6 章 如何为分类群找到正确的名称	41
第 7 章 如何指定模式	49
第 8 章 保留、废弃、禁止著作与永久性决议	67
第 9 章 如何引证植物名称的作者	76
第 10 章 如何拼写植物名称	80
第 11 章 藻类、菌物、化石、杂交类群及《法规》 未涵盖类群的名称	92
第 12 章 《法规》中的重要日期	109
第 13 章 如何更改《法规》	115
第 14 章 《法规》的简要历史	122
第 15 章 生物命名的相关资源	127
参考文献	134
缩写、缩略词、符号和拉丁文词汇	143
英文(对照中文)主题索引	151
中文主题索引	167
法规的条款及其他规定索引	179
学名索引	184
译后记	190
彩色插图	i

译者序

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翻译一本书,更不用说翻译与《国际藻类、菌物和植物命名法规》有关的著作。但当我看到《解译法规》这本书的原版时,还是忍不住就翻译事宜立即询问本书作者尼古拉斯·特兰德(Nicholas Turland)和国际植物分类学会(IAPT)秘书长卡罗尔·马尔霍尔德(Karol Marhold),并很快得到了翻译许可。尽管我们至少有四个正式翻译的中文版《法规》出版¹,却非常缺少像《解译法规》这样的解读性读物;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有这样的著作,当他们在《法规》的过程中感到困难时,也就无法获得指导。然而,国际上至少已经有三部类似的英文著作(1989年 Jeffrey 所著的《生物命名法》第三版,2007年 Spencer 等所著的《植物名称:植物命名法规指南》第三版,2008年 Gledhill 所著的《植物的名称》第四版),而中文世界至今连一本都没有。拿到翻译许可之后,我便邀请植物学界业内人士参与翻译,遗憾的是,方家多数都有更重要的工作。好在有几个感兴趣的七〇后和八〇后非常愿意参与,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本书终于得以付梓。

关于一些术语的翻译,有必要在此做些初步交代。首先,以往中文版《法规》中常称为“规则”与“辅则”的,实际上英文原文是“article”和“recommendation”,所以本中译本翻译为“条款”与“建议”;对于书中原作者使用的“rule(s)”则翻译为“规则”。其次,对于 fungi 这个类群,过去习惯译为真菌,但近年来国内相关研究人员已将其改译为更准确的“菌物”²,本书中译本因而决定遵从这一选择,并提醒植物学界注意这一译法的变更。还

1 《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匡可任译(蒙特利尔法规),1965;赵士洞译(列宁格勒法规),1984;朱光华译(圣路易斯法规),2001;张丽兵译(维也纳法规),2007;科学出版社;此外,中文还有俞德浚译“国际植物学命名法规”(剑桥法规),中国植物学杂志 3(1):873-892,3(2):957-976,3(3):1109-1136 & 4(1):79-103,1936-1937;汤彦承译《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简介》(悉尼法规),植物学通报 1(1):55-59,1(2):57-59,2(1):53-55,2(2-3):87-92,2(4):51-57,3(1):59-61, & 3(2):53-56;1983-1985,及《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简介》1983(油印本;中国植物志参考文献目录第 31 册)——译者注。

2 参见裘维蕃,1997,关于真菌和菌物译名的真实涵义,植物病理学报 27(1):1-2——译者注。

有图 (figure)、图版 (plate) 和插图 (illustration), 原书作者在应用上并不特别严格区分, 我们在翻译时基本遵循但不完全照搬; 词尾 (termination) 和结尾 (ending)、正字 (orthography) 和拼写 (spelling) 则近乎同义, 只不过是专业和通俗的差别, 等等。希望读者使用本书时能够注意到这些用语含义之间可能存在的微妙不同。一些特殊专业术语或用语, 首次出现时以括号注明原文, 再次出现时即不再标注, 请读者一定注意; 如有疑问, 请查找有关的索引。

翻译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问, “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最高要求, 对于参加本书翻译的每个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 再加上《解译法规》本身又具有丰富的内涵, 并使用严谨的科学语言来写作, 这项任务的挑战性是可想而知的。但由于国内需要这样的著作, 即使可能会挨骂, 我们也硬着头皮要把它做完并尽量做好。非常感谢翻译本书的年轻团队, 尽管他们非常忙, 还是按计划认真地完成了翻译任务。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中勇敢地承担这项不计报酬的工作, 令我非常敬佩! 相信读者会和我一样, 诚挚地感谢他们的奉献与付出。

感谢国际植物分类学会秘书长卡罗尔·马尔霍尔德和原书作者尼古拉斯·特兰德, 使得我们有机会见到并翻译这样的著作。本书是国际植物分类学会的官方系列出版物《植物界》(*Regnum Vegetabile*) 之一 (Vol. 155, 2013)。国际植物分类学会秘书长是国际植物分类学会出版物的法人, 感谢他作为国际植物分类学会的常务负责人, 给予了我们翻译并出版这本书的许可! 本书作者尼古拉斯·特兰德大家一定非常熟悉, 他不仅长期从事林奈植物名称模式工作和英文版《中国植物志》(*Flora of China*) 的编辑工作, 而且对《法规》钻研很深, 所以当我们决定翻译此书之后, 他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为中文版写序的请求。

如果读者能够从本书中得到或找到自己需要的内容, 就是我们的快乐!



2014年10月10日

上海松江

Chinese Preface

From 1997 to 2012 I had the pleasure of working at the 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 on the *Flora of China* Project. I was able to visit China several times, do field work, and meet and befriend many Chinese botanists. One of my job duties was to check the nomenclature in the *Flora*. This entailed consulting the original publications of many thousands of plant taxa described from China. This impressed on me the importance to Chinese botanis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de of Nomenclature for algae, fungi, and plants*. However, exactly as in all other parts of world, botanists in China sometimes experienced problems in interpreting this very complex document. Having a good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Code* is obviously helpful. Having a user's guide to the *Code*, also in Chinese, can help further.

The idea for the original English edition of this book was conceived during a Counci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lant Taxonomy (IAPT), at the XVII International Botanical Congress in Vienna in 2005. Professor Tod Stuessy, then Secretary – General of IAPT, wanted IAPT to publish a new and up-to-date user's guide to the *Code*. When I took up this challenge, my objective was to write a text that was reasonably clear and simple. Of course, this meant it could not cover every situation. A very simple guide would inevitably neglect so many important details that it would be of limited use, whereas a truly comprehensive guide would be even more complex and intimidating than the *Code* itself. Instead, I took a middle path and tried to write a guide that was neither oversimplified nor unnecessarily complicated. The chapters were arranged so that the guide could be used for rapid reference, e. g. important dates for certain rules, how to publish a new name, how to find the correct name for a taxon, how to designate a type, or even how to try to change the *Code* itself.

In Shenzhen in April 2014, at a meeting to discuss the Nomenclature Section of the XIX International Botanical Congress, to be held in Shenzhen in 2017, Professor Ma Jinshuang suggested that he and a team of colleagues could

translate *The Code Decoded* into Chinese in order to help Chinese botanists, mycologists, and phycologists more easily use the *Code*. I am delighted that this idea has now come to fruition, especially with the Shenzhen Congress and its Nomenclature Section less than three years in the future. I hope that this Chinese edition will be useful to those who are new to the *Code* as well as to veterans who nevertheless are not familiar with every detail. Professor Ma and his co-authors: Deng Yunfei, Du Cheng, Ye Wen, Liu Hongmei, Zhou Zhuo and Liu Su are to be warmly congratulated on their hard work.

Nicholas Turland, Berlin, September 2014

Nicholas Turland

Rapporteur-général, Nomenclature Section, XIX International Botanical Congress 2017

Botanischer Garten und Botanisches Museum Berlin-Dahlem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Königin-Luise-Str. 6-8

D-14195 Berlin

Germany

n.turland@bgbm.org

中文版序

我很高兴从1997年到2012年在密苏里植物园从事《中国植物志》英文版项目。我有机会数次访问中国,开展野外工作,会见很多中国植物学家,并同他们成为朋友。我当时的的工作之一就是检查植物志中的命名。这需要查阅数以千计描述产自中国的植物分类群的原始文献。这让我深刻认识到了《国际藻类、菌物和植物命名法规》对中国植物学家的重要性。然而,确实和世界上其他所有地区一样,中国的植物学家在解读这个非常复杂的法规时有时会感到困难。显然,一本好的《法规》中文翻译本对他们会有所帮助,而一本中文版的《法规》读者指南则可以进一步地帮助他们。

写作本书英文原版的想法孕育于2005年维也纳第17届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国际植物分类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lant Taxonomy, IAPT)的理事会召开期间。时任IAPT总秘书的托德·施迪西(Tod Stuessy)教授希望IAPT出版一本新的、与时俱进的《法规》读者指南。当承担起这个挑战性任务时,我的目标是把这本书的文字写得合理、清晰和简单。当然,这意味着它不可能包括《法规》中的每一种情形。一本非常简单的指南不可避免会忽略很多重要的细节,导致它的用途有限;然而,一本真正全面的指南却要比《法规》本身更复杂、更可怕。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我采取了一条中间道路,决定写一本既不过于简单又无不必要的复杂性的指南。章节的安排要使指南能够对一些内容起到快捷的参考作用,这包括特定规则的重要日期、如何发表一个新名称、如何为一个分类群找到正确名称、如何指定模式,以及如何试图修改《法规》本身。

2014年4月在深圳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将于2017年在深圳举行的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命名法分会的相关事宜。在这次会议上,马金双教授建议,为了帮助中国植物学、菌物学和藻类学研究者更容易地使用《法规》,他和他的团队打算将《解译法规》翻译成中文版。现在,我很高兴看到这个想法已经实现,这时距深圳大会及其命名法分会的召开已经不到三年时间。我希望本书中文版对那些《法规》初学者以及那些并不是对所有细节都熟悉的老手都能有所帮助。在此热烈祝贺

马金双教授及其合作者(邓云飞、杜诚、叶文、刘红梅、周卓和刘夙)的辛勤工作。

尼古拉斯·特兰德

2014年9月于柏林

尼古拉斯·特兰德

2017年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命名法分会总报告人

柏林-达莱植物园与植物学博物馆

柏林自由大学

路易瑟王后街6-8号

柏林D-14195

德国

序 言

本书的写作目的是将其作为《国际藻类、菌物和植物命名法规》(简称《法规》¹)——特别是《墨尔本法规》(McNeill & al., 2012a)——的使用指南。我的写作目标是使文字相对简洁明了,但这就难免无法囊括所有的规则,无法解释使用者可能遇到的各类情形。一本非常简短的指南可能会被迫切忽略很多重要细节,以致我担心它用途有限,但一本真正全面的指南却要比《法规》本身更复杂、更可怕。编写这两种假想风格的指南似乎都有悖于我的目标,故我提供了一条自诩的中庸之道:既不过于简单,又无不必要的复杂性。在我意识到使所有潜在使用者都满意的尝试将是徒劳的之后,我只希望这本指南对那些刚接触《法规》的初学者以及那些富有经验但对晦涩难解的细节不熟悉的人有所帮助。章节的安排要使指南能够对一些内容起到快捷的参考作用,这包括特定规则的重要日期、如何发表一个新名称、如何为某分类群找到正确名称、如何指定模式,以及如何试图修改《法规》本身。同样为了快捷参考这个目标,本书又使用了副标题、扩展框、符号列表、表格及粗体关键字。我尝试用朴素的语言来解释《法规》里的内容,然而,为了使用这个指南,有必要先了解一些技术用语(这些内容见第2章)。

一些读者可能已经知道还有其他以各种语言出版的生物命名指南。我无意在此把它们全部列出来,但要提到3本英文指南作为例子。《生物命名法》(Jeffrey, 1989)第三版包含的内容很广,涉及生物命名法的一般问题,并讨论了植物、动物和原核生物(细菌)的法规。《植物名称:植物命名法规指南》(Spencer & al., 2007)的第三版既涉及植物命名也涉及栽培植物命名。《植物的名称》(Gledhill, 2008)的第四版涉及植物命名法并包括了一个篇幅相当大(381页)的属名、种加词和构词成分的术语表,在其中解释了它们的意义。

2005年,在维也纳举行的第17届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国际植物分类学

¹ 在本书中,当英文的 *Code* 一词大写首字母并排为斜体时,是《国际藻类、菌物和植物命名法规》这一书名的简称,所以应译为加书名号的“《法规》”。当 *code(s)* 一词小写首字母(同时排为正文)时,则泛指一种或多种生物命名法规——译者注。

会(IAPT)委员会会议上,时任 IAPT 秘书长的托德·施迪西表达了出版一本新的、与时俱进的《法规》读者使用指南的愿望。这个想法在我的脑海里孕育了数年,直到 2010 年受邀参与国际植物分类学会出版物《植物分类学专著》(*Monographic Plant Systematics*, Stuessy & Lack, 2011)中关于生物命名法一章的撰写时,我才终于付诸实施。但这个时候,一本完整的《维也纳法规》指南很明显将在它出版仅仅一年之后就会过时。因此,我下定决心在 2011 年墨尔本第 18 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决议的基础上扩展《植物分类学专著》其中一章的核心内容,使之成为现在的这本指南,目标是紧跟 2012 年出版的《墨尔本法规》的脚步及时将它完成。新《法规》在很多方面有变化,包括电子出版物、菌物学名的强制注册、对多型菌物及化石形态分类群的“双重命名”的废弃、合格化的描述或特征集要除拉丁文之外可用英文的选择以及在很大程度上重新编排的有关合格发表的一章。比起以往,现在为《法规》提供这样一份指南也就显得更合适了。

或许你对我为何参与生物命名法感到好奇,那么下面这份简短的自传梗概可能会满足你的兴趣。1993 年,我正在参与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植物区系项目,主要担任志愿者的工作。后来查理·贾维斯(Charlie Jarvis)主持的“林奈植物名称模式项目”中有一个职位空缺。我去应聘这个工作并获得面试机会,于是设法让全体面试评委确信我已经领会了植物命名的基本原理而且对数据库很熟悉,这样我就得到了这份工作。我很高兴能得到一本《法规》——当时是《柏林法规》¹,接下来我就花了几天时间从头至尾把它研读了一遍。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这份工作犹如火的洗礼,接下来就使我沉浸在林奈 18 世纪的世界里,更准确地说是沉浸在 20 世纪末对这一世界的解释里。原始材料、林奈的注释、后选模式、新模式、附加模式、当前用法、有效发表、保留和废弃都变成了我的日常用语。但是所有美好的事情都会结束,我的固定期限合同在 1997 年终止了,然后我转到一个新职位上,在圣路易斯的密苏里植物园为《中国植物志》英文版(*Flora of China*)工作。

圣路易斯是 1999 年第 16 届国际植物学大会的主办地。我抱着极大的兴趣参加了命名法分会会议,并荣幸地被当时的总报告人维尔纳·格罗伊特(Werner Greuter)邀请加入了编辑委员会。接下来,我做了很多核查《圣

1 《法规》的所有版本和文中提到的国际植物学大会的更多内容在第 14 章——原注。

路易斯法规》(保留科名的)附录 II B 的建议修正工作,然后又做了更多的关于 2005 年维也纳大会的属以上名称的特别委员会工作。2003 年,维也纳大会的总报告人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l)推荐我作为副报告人。这意味着我要与他紧密合作,共同编辑 *Taxon*(《分类群》)¹的“法规修改提案”栏目,在维也纳大会之前准备“提案大纲”,协助组织维也纳的命名法分会,然后再次加入编辑委员会完成《维也纳法规》。就在维也纳大会之前,我被选为 IAPT 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以各种方式支持生物学命名法,而我加入委员会便可帮忙。2011 年的墨尔本大会之前,我再次被选为为期六年的下一届委员会委员。在墨尔本大会召开之前的几年间,我参加了电子出版特别委员会的工作,使得新法规通过了允许电子出版材料成为有效发表的规则;在墨尔本大会上我则再次成为副报告人。这次大会上,约翰·麦克尼尔决定不再参选 2017 年深圳大会的总报告人,于是我被提名并选为他的继任者。肩负新的责任,我期待在未来的岁月中能够继续致力于植物命名工作。

1 国际植物分类学会官方出版物 (http://www.iapt-taxon.org/index_layer.php?page=s_taxon),一般法规的修订等提案均在此刊物发表。由于本书中频频提到这本期刊,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其原名 *Taxon* 更为人熟悉,故本书后面对这本期刊的名字不再翻译——译者注。

致 谢¹

非常感谢查理·贾维斯(伦敦历史自然博物馆)在我参加林奈植物名称模式项目时(1994—1997)耐心地帮助我全面掌握植物命名的基本知识。约翰·麦克尼尔(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将我的植物命名法从初级培训到了较高水平,并在我作为他的副报告人期间持续与我分享他渊博的知识和数十年的经验;他还审阅了本书的初稿。我还要感谢另外三位审阅人: Maria Vorontsova(皇家植物园,邱园)对本书进行了非常彻底的审阅,并帮助我获得图9和图12~14的图像和使用许可;另两位匿名审阅人以及《植物界》(*Regnum Vegetabile*)主编 Robbert Gradstein 和出版编辑 Franz Stadler 则提出了有益的评论和指导。我也非常感激下列各位(以字母顺序)提出的忠告、鼓励、建议、信息及评论: Christopher Cleal(威尔士自然博物馆)、Rob Fensome(加拿大地质调查局)、Walter Gams(荷兰巴伦)、维尔纳·格罗伊特(柏林植物园和植物博物馆,柏林自由大学,巴诺莫坦地中海标本馆)、David Hawksworth(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伦敦历史自然博物馆)、Patrick Herendeen(芝加哥植物园)、桑迪·纳普(Sandy Knapp,伦敦历史自然博物馆)、卡罗尔·马尔霍尔德(布拉迪斯拉发斯洛伐克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布拉格查尔斯大学)、Dan Nicolson(华盛顿特区史密森研究院)、Aharon Oren(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Judith Skog(乔治·梅森大学)、托德·施迪西(维也纳大学),以及密苏里植物园的同仁 Fred Barrie、Marshall Crosby、Roy Gereau、Shirley Graham、Michael Grayum、Pete Lowry、Bob Magill、Amy Pool、Peter Raven、Zachary Rogers、Charlotte Taylor、Carmen Ulloa、Peter Wyse Jackson 和 George Yatskievych。下列单位友好地提供和/或授权许可我复制图像在本书中使用:美国植物分类学家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Plant Taxonomy)、日内瓦博物馆暨植物园(Conservatoire et Jardin botaniques de la Ville de Genève)、2011年国际植物学大会(IBC 2011)、伦敦林奈学会(Linnean Society of London)、迈克银图像网(Michael Silver / Photonet)、密苏里植物园出版社(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 Press),以及智利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Museo Nacional de Historia Natural)。最后,我要诚挚地感谢我的妻子克里斯汀(Christine)能够忍受我将大量时间用在和命名相关的事务中。

1 这里翻译过的人名均在本书其他地方有所提及——译者注。

译 后 记

本书的翻译和撰写分工如下:译者序和中文版序言:马金双;序言、致谢、第1章、第2章、第3章和第4章:邓云飞;第5章和第6章:刘红梅;第7章和第8章:叶文;第9章、第10章和第11章:周卓;第12章、第13章、第14章、第15章,缩写、缩略词、符号和拉丁文词汇,主题索引、条款索引、学名索引:杜诚;译后记:马金双;审校:刘夙。

通过参与翻译的各位年轻同仁的努力,本书的翻译出版如愿完成。稍微有些可惜的是大家都很忙,初稿完成后再没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来对全书的整体进行考虑,我和邓云飞以及杜诚不得不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进行全书的统稿与再统稿。尽管参与本书工作的每个年轻人的翻译都很到位,但考虑到全书整体风格上应有一致性,既要忠实于原文和保存原意,又要考虑到中文惯有的表达。在两全之间寻找合适的平衡,确实挑战很大,本人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于是邀请刘夙把关并最后定稿。考虑到文责应当自负,更重要的是他对本书的贡献,特约他做为本书的审校,让他负起相应的责任!刘夙在本书的最后编辑、审校以及索引编制中又对全书的内容进行了再加工,特别是在术语统一等方面出力甚多;没有他的帮助,不可能有这样的作品。在此,特别予以感谢。同时,更要感谢各位年轻的同仁,终于完成这样的工作。

这本译著肯定多有不足,一则法规本身就十分晦涩难懂、繁杂,自然增加了翻译工作的难度;二则参与翻译的人员多是年轻人,本身学识和经验不足,既非分类大家也非英语专业,文中翻译及措辞有不确切或者不恰当之处在所难免。但是,中文植物学界确实缺少这样的指南,尤其是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将于2017年在中国举行,能够出版此书总归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尽管参与组织和翻译的各位人员已尽最大努力,然由于缺乏经验以及能力有限,本书肯定多有不足,恳请各位原谅。



2014年11月25日

联系邮箱:jinshuangma@gmail.com